

繪圖二十三續彭公案

繪圖新編第二十三續彭公案卷二

江都阮貽孫編述

第十一回

俠義私行徒嗟奮勇

龍獅相戲暗展神通

詩曰 得意須防失意時

何期未卜竟先知

丹忱素抱忠君志

應許高人善護持

話說彭公立定章程預備先往各縣觀風一面派人暗暗打听等探到那印信寔任的下落究竟是那路賊寇還是就在這劍峰山然後調集大軍再來征剿不遲這樣辦法一來自己可以從容籌劃不致于臨時倉皇二來也好遵照那志成和尚所說的辦理豈非是一舉兩得但彭公心裡雖這樣打算所有這班勇俠英雄却是个個遵依本來軍營的規矩允是長官的命令應該人人服從各守天職況且軍令如山那有違抗的道理無奈內中惱動了一人偏是他憤氣填胸定不贊成彭公這種辦法那知就此一來險些兒又弄出一件岔枝兒出來几乎叫自己送了性命看官你道此人究竟是誰原來不是別人就是彭公手下著名的那位義士秦兆榮因他當時全顧煥章兩人保護大帥出營直跟隨到大王廟後來巧遇那志成和尚談起前因後果一段情由彼時彭公點頭讚服秦兆榮心裡就很覺不以為然在他的意思以為這些九流三教游方僧道等人無非是隨機應變信口雌黃平日見什麼人說什麼話斷沒有一些寔在想他今日見了大人這樣的儀表定不是等閑人物或者暗中心裏探听清楚所以故意捏造這些謠言纔不外有心欺騙罷了依他臨時就想當場發作他几句心裡方才稱意後見彭公深信不疑連顧煥章也點頭晃腦好像欽佩異常自己寔在不便開聲心裡只是發笑沒奈何忍着一肚皮的氣跟隨他們悶悶回營彼時兆榮都當大人不過一時悞信想那印信的事何等重要再則劍峰山的賊寇如此凶惡斷沒有輕輕放過的道理所以暫時依舊忍耐一句不肯發言那知彭公回營之後居然吩咐顧煥章一番言語認真的照樣實行起來秦兆榮到了此時真是氣憤的了不得自己無精打彩的回到本營心裡仔細一想照大人有這樣的學問怎麼相信那些僧道無稽之談眼睜睜的便宜這兩個惡賊其餘的事還不打緊難道連自家的前程都不顧麼看來真真好笑想那賊寇的一番說話據他自稱能知過去未來更說出什麼前因後果又能識得那起魔禪師照此說來他竟是一位得道的高僧了咱倒偏不相信此刻來他們眾人睡熟何不就到那大王廟去走一遭先把他的

禿頭砍了。倒看他不知有什麼方法兜來趨避。隨後再到那劍峰山一走。若能尋着一個賊寇順便帶他一顆首級回來。那時且看大人如何說法。當下桑兆榮計算了一會。不由的高興非常。立刻換了一身夜行衣。提了一口鋼刀。找紫停當悄悄的出了營房。飛也似的直奔那大王廟而去。此時才有二更天氣。却好一灣新月。几點疎星。照見那路影子。清清楚楚。好在他又是走過的熟路。更仗着飛簷走壁之能。那消片刻功夫。早到了山門以外。此刻桑兆榮好不得意。立即抖擻精神。雙腳一蹤。輕輕的越過圍牆。到了裡面。自己便停住腳步。先向四下裡一看。只見週圍一帶廊房。當中一條甬道。直至大雄寶殿。真个一片潔白。如銀寂靜無聲。果然是个清淨福地。桑兆榮心裡一想。怪不得日間見那禿驢身軀這等肥胖。相貌這等豐滿。試問他平時享受這般清福。也不知有多少寺產。听他自任道遠。稱心遂意。真比在家人快樂許多。只怕大人有這樣的高官。如此的威勢。也未必如他快活。想來真正可歎。兆榮心裡一面歎息。剛預備舉步前行。那知猛一抬頭。忽見迎面有兩件東西。正在那裡捉對兒跳舞。却靠着丹墀不遠。彷彿竟似一團白光。煞是跳得有趣。兆榮起初看了一眼。心裡倒不曾在意。也不知是什麼東西。不過陡然的他被他吃了一惊。自己就此緩緩前進。一面看着。一面走着。也算他胆子真大。一會功夫。不知不覺。已走到那丹墀。只隔有一丈多遠。兆榮這才細細留神。看他們怎樣跳法。那知不看猶可。這一看真唬得魂飛天外。險些兒伸出舌頭。縮不進去。自己那敢停留一步。就此掉轉身。撒開兩腿。就跑看官。你道這是什麼緣故。原來他瞧見這兩件東西。並不是什麼別樣。却是那鎮殿的两个白石獅子。面對面的把那石球兒拋在空中。兩下裡在此搶奪。簡直似活的一般。飛舞跳躍。灵巧無比。請教桑兆榮。雖是頂天立地的英雄。那曾見過這樣的奇事。此刻瞧見這般光景。真有不駭怕之理。就此一來。自己弄得意亂心慌。欲進不能。欲退不得。也不知向那裡走是好。那知心裡一急。不防脚下滑了一交。身子打了個踉蹌。頃刻栽倒。跌了个仰面朝天。就在這個當兒。只听前面呼呼的一陣風聲。就見兩旁柱子上。盤着的兩条金龍。陡然一齊飛下。張牙舞爪。好不惊人。也在半空中酣鬧起來。下面就是那一對石獅子。格外顯得好看。桑兆榮到了此時。反覺心裡沒甚害怕。自己只得定了一會神。一骨碌翻身爬起。明知這事。定是那志成和尚弄的玄虛。此刻才深信他很有來歷。當下那敢怠慢。只是蹣跚大步。直往前奔。無奈週身骨軟筋酥。兩腿

有千斤之重。不知怎樣一點氣力也沒有。好不容易挨到頭門。要想躍身上屋。乘此溜回大營。可憐試了几試。那裡能够自己心裡只叫奇怪奇怪。咱向來上陣交鋒。黑夜間殺賊剿匪。也不見得怎樣吃力。為什麼今日無緣無故。竟會這樣疲倦起來。直有些令人不解。呢心中一面划算。反向後退了几步。揀了一塊空濶的地方。自己擺開架子。先耍了几路拳脚。然後運用內功。施展他生平的劍術。面向着天。把口一張。用那吞咽吐納的法子。果然功夫不大。只覺那股正氣。由三關轉入明堂。直透丹田。呼呼的一陣亂响。才算身子舒展。正是強中更有強中手。人上須防人上人。畢竟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二回 中机関英雄喪胆

展法力長老垂慈

詩曰 烈士忠邦能愛國 偉人匡局更憂時 羨他功業垂千古 贏得芳名百世知

話說秦兆榮運了一會內功。才覺週身舒展。自己不由的抖擻精神。登時又提起鋼刀。展開套數。左四門。右四門。上八路。下八路。就此飛舞了一回。然後才收了門路。立定腳根。心裡又轉念一想。咱此番既到此地。想那和尚定有未卜先知之能。不然斷不能施展這樣法術出來。這定是他有心來戲耍。別無他意。咱此刻若再由房上出去。豈不更令他笑話。不如索性闖了他的山門。大模大樣的走出也好。叫他知道姓秦的不是等閑人物。有何不妙。此時秦兆榮定了主意。隨又提起輕功。仗着一口單刀。大踏步向那山門口行來。那知剛走了几步。猛然斜刺裡又躍出一件東西。張開巨口。認定他的肚腹上咬來。兆榮看得真切。幸虧此時週身功夫運足。不似前番可比。自己那敢怠慢。忙將身子一灣。用足了十二分氣力。乘他張口來咬。就此用刀尖對准他口裡。就是一刀刺進。果然不歪不斜。竟被他這一刀。直刺進咽喉。几乎戳了个窟窿。兆榮好生歡喜。乘勢就將刀柄一轉。指望這一下。就可絞斷他的肚腸。然後再拔出刀來。大約連心肝肺臟都能够一古腦兒拖到外面。那知連轉了几轉。那手腕兒已覺疼痛難禁。不但全無用。簡直連這口刀。都莫想拔得出來。好似生了根的一般。這時兆榮才吃驚不小。暗想。這是个什麼畜牲。那裡有這樣的結實。難不成竟是生鉄鑄成的。魔心裡想着。隨在身邊取出火種一炷。亮再凝神一睇。才認得是一隻木狗。細看這口刀。並不曾截進他咽喉。却被他鋸齒似的牙子。緊緊的上下咬住。再也莫想動得分毫。兆榮看了這樣情形。

更覺十分驚慌。心裡連說：好險！好險！不虧咱手段靈敏。拿這一刀來擔過。諒此血肉之軀，怎禁得起被他咬這一下？那時真要骨斷筋崩了。早知有這等利害，咱又何必輕易來冒險？似此進退兩難，這便如何？是好！此時北榮想來想去，自己不免懊悔起來。再看那天色，已經不早。若再延宕，走不出去。等到來日天明，倘被全營的人知道，豈不更加恥笑？想到這裡，不由的格外着急。沒奈何，止得撇了鋼刀，空着手預備出來開門。焉想才跨過一道門檻，陡見正當中神枱上，那座韋馱神像，潑刺刺的一聲响，唬得飛身下來，擋住去路。正好兩下撞個滿懷。北榮更唬得魂飛天外。要想躲閃，那裡求得及早？被那韋馱攔腰一把緊緊的抱住，死也不肯放鬆。請教：秦兆榮接連見了這三種機關，任他什麼好漢英雄，到了這步田地，縱有通天的手段，也就無力竭智窮了。此刻經不起再破這韋馱神像一把抱住，就這一唬，那一縛，真魂早由頭頂上冒出，只聽他大叫一聲：「哎呀！」已是昏暈過去，不省人事。直到第二日大早，廟裡香火等人通全起身，因為打掃前殿，才瞧見韋馱抱定了一人，慌忙奔入後面報知方丈。那志成老和尚聽他們進來稟報，只是微笑點頭，好像不啻所見的一般。看官們諒該明白，其寔夜來的各事，無非都是這位長老施展出來。因他日間在彭公談話的當兒，瞧見秦兆榮臉上的氣色，就知他暗抱不平。後來彭公回營，這長老又細細推算，方曉得他夜間定要前來。這大王朝由頭門口四大金剛、哼哈二將，以及韋馱、王靈官等，各處的神像一律都有機關，暗中埋伏，除去廟中的僧人知道避讓的路徑，若遇外人，拂翅也飛不進去，除非由高處勉強進來。大約要想脫身，勢比登天難。止要碰着各種機關，頃刻就有性命之憂。今日秦兆榮還算是大大的造化。一來他由圍牆越過，不曾經過前進，總算免了第一層危險。二來志成長老因他是个仗義豪俠，又是保護欽差緊要的人物，不得不瞞着彭公的情面，所以當時算定，反把那些埋伏換了關鍵。只來唬他一番磨礪，他的血氣之勇，不肯認真傷害他性命。若是換了旁人，就着那抱柱上的金龍、丹墀下的石獅子，不拘什麼英雄好漢，都能擒拿得住。十个之中，也莫想能活一個。其餘那木狗頭上，在平日日本有兩把鋒快的鋼刀，插在左右兩耳之上。一遇有人踏着他的機關，這木狗便手穿過來，等不到他沾身，這兩口刀也萬萬逃不過。還有那韋馱像，也不是空手緊緊抱住，就是那當頭一鞭，早就打得腦漿迸裂，絲毫也沒處躲閃。這些種種利害，都是志成長老預先的留下餘地，另放一條生機。因

此榮兆榮方能保全性命此外那大雄寶殿上更有十八尊羅漢却比別處機關格外要利害十倍。虧得兆榮不曾走這更是一件大幸話休煩絮當下志成長老听得香伙來報心裡明白自己立刻起身扶了拐杖來到前面只見榮兆榮面如白紙一般依舊被那韋馱抱住絲毫不能動彈老和尚也覺有些歎息總恨只班人血氣方剛性情浮躁才吃這樣的虧苦不然何致如此當下走近韋馱身旁向他頭頂上輕輕一按說也奇怪就見那韋馱兩手放開轉過頭來踢身一躍早已跳上神台長老已預先着人扶住榮兆榮又叫香伙端了一碗冷水口中念念有詞叩口水向他臉上一噴兆榮方才蘇醒過來睜眼一看見那長老立住迎面認得就是昨日見過的那位老和尚此刻心裡已曉得他的利害那裡還敢怠慢只得搶行几步先向志成拱手說道弟子愚昧無知多多冒犯今日方知佛法無邊還望師父格外包含才好長老微微笑道壯士說那裡話來想老僧乃是方外閑人久已敬慕聖世說什麼榮求利倚勢稱雄這些事早都隔絕那裡還有爭競之心况說着就請兆榮到裡面說話正是 壽夭窮通憑數定榮枯得失不關心 畢竟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三回

感厚德使士歸營

起旋風冤魂引路

詩曰 立志虔修道德深 羨他方外作閑人 莫云過去成虛話 應識他年謁世尊

話說榮兆榮跟隨志成長老一直來到後面方丈但見裡面房屋曲折迴環十分雅緻滿眼的奇花異草芳香馥郁真是別有洞天那些牆壁上都是名人的字畫一應攬式甚是整齊兆榮睜着眼裡心下稱羨不置志成請他在上首坐定又命從人獻了香茗然後才把那些前後果什麼道德根基重行細述了一番無非勸他凡事忍耐的意思不可仗血氣之勇致遭挫敗兆榮此時已深知和尚的求意自然極口贊成連稱遵命遵命一會功夫左右人排上素齋兆榮更是心中感激自己反覺過意不去等到齋飯用完外面天氣已將過午兆榮一看天色不早深恐天人在營裡盼望只得連忙起身告辭長老也不挽留只向他叮囑了几句一面派人送出山門山下就此作別單說榮兆榮離了大王廟一路迤邐前進不多時已到營此刻兆榮明知自己違犯軍令不該深夜私自出營無奈事已如此料想躲避也不是事只得硬着頭皮先進帳謁見大帥再作道理那知才進營門就听那些衛兵倉皇說道

好了好了。秦義士回來了。不然才教大人煩煞。兆榮一听。甚是驚詫。再一細問。方知太師由一早起。身直到此時。還不曾進半點飲食。現在已派人四出找尋。秦兆榮听了這信。自己益發不敢怠慢。慌忙走進後帳。只見彭公双眉緊蹙。旁邊顧煥章主在那裡。兩下密談。此刻一見兆榮進來。彭公登時笑逐顏開。隨即起身。讓坐。兆榮心裡好生難受。只得搶進几步。先向彭公請罪。然後就將夜來一切細情重行學說了一遍。可憐彭公已是望眼將穿。好容易等得他回營。那裡還問什麼違犯軍令。當下忙接口說道。這就是義士與氣未平了。想那志成和尚。本帥一見面時。就知他道行不淺。後來听他提及超塵禪師。又把那些前後因果說得絲毫不错。處處是至情至理。所以本帥異常欽佩。寔在天下事都宜待時而動。方可應手得心。不料義士誤會其意。竟當他是游方僧道一流。這便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了。幸遇這位志成長老。不記嫌怨。今日義士方得安然無恙。穩穩回來。真實是萬幸之幸。但願諸君以後。勿蹈前轍。凡事三思而行。那時本帥真就厚望無窮了。這一席話。說得兆榮心裡又羞愧。又感激。當下只得連連稱是。旁邊顧煥章也搭着勸了幾句。正說話間。却好外面報數韓秀麟等人。都因奉了彭公密令。出去探訪信息。此刻各人已陸續回來。兆榮更覺心裡不安。慌忙起身。向眾人道謝。大眾又說笑了一回。看看天色已經傍晚。這才大家用了晚膳。各守各的責任。待至次日一早。彭公方傳下令來。這班男女英雄。早已打點齊整。依舊各人前護後擁。保着欽差。就此拔營啟程。在路上行了兩日。這天約有已牌光景。已走到甯陵縣地界。彭公在轎子裡。看那鄉村風景。却見道旁有座墳塋。孤伶伶的緊靠着河邊。又無一株樹木。彭公看了。好生詫異。心裡一想。這不知是那家的墳塋。怎麼竟揀了這樣的地勢。若遇大水。豈不立時就要淹沒了麼。況且這墳塋。又是新葬的。日期不遠。這就更覺奇怪。難道他竟是明知故昧。不成。那知彭公正打算問。只見那墳塋上沙塵亂舞。陡然起了一陣怪風。刮得人人毛髮悚然。二目不能睜開。這些抬轎的。个个都攔着眼睛。連喊好大風。好大風。忙將轎子打杆。前後從人。一齊都停住脚步。彭公只得也將袖掩住雙睛。等那風息了。再走。過了一會功夫。才覺風塵漸定。大家都睜開眼來。彭公先向四面一看。但見迎面塵土飛起。被那旋風攪做一團。直在轎前打了几个轉身。彭公看得真切。心裡更覺奇怪。明知這陣波風。定有蹊蹺。又想起那志成和尚說的一番言語。他豈說此去有几件冤情。須待本關去伸雪。難不成這

風就應在此地麼？或者那靠水的坎壁大約其中定有什麼情節了？彭公心裡一面想着，一面却暗暗祝告道：「你若有什麼冤魂，不必白日弄鬼，本關總可替你伸雪，但你要姓甚名誰？家住何處？本關實無從得知。爾既有冤在的冤枉，儘可任前引路，本關當派人隨爾前去。」此時彭公禱告了几句，說也奇怪，就見那旋風又在轎前轉了几轉，直向前面滾去。彭公便招呼抬轎的跟着那旋風前進，眾人無奈只得左右隨護，一路向前進發。可憐這些抬轎的跑不得氣喘吁吁，汗流遍體，連這班男女英雄侍從人等，个个脚不點地，直往前走，似乎也有些吃力。大家只是敢怒而不敢言，直走到夕陽西下，時近黃昏，不知不覺已抵甯陵縣東門，却見那陣旋風又打一個轉身，就此無影無形，不知刮到那裡去了。彭公此時反弄得目瞪口呆，因為自己雖在心裡打算要替那冤魂伸冤，旁人却全不知道。現在跟着他到了此地，既沒處探听信息，又沒處追問姓名，却到那裡去尋冤鬼？因此彭公思來想去，簡直無計可施，沒奈何只得吩咐轎上先抬進縣城，一面着彭興帶領從人，據那就近的寺院，只要地方空闊，儘可暫作行轅，不必再令本地官員辦差等等，既多忙碌，又叫百姓驚擾，更是何必？當下彭興應聲而去。這裡眾英雄才跟隨欽差轎子進城，但彭公雖是這樣打算，其實那些地方文武官員早就派人時刻探听，曉得欽差要到各縣觀風，焉有不預備的道理？再加這些本地百姓一見欽差到此，早已全城都開動起來，各文武衙門自然處處得信，所以彭公的轎子才進東門，剛走了不遠，這班大小官員都已陸續趕來，正是王師到處民心悅，大將威嚴賊胆惊，畢竟彭公替何人伸冤，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甯陵縣欽差駐節 鄧家園鬼冤訴冤

詩曰：不是冤家不聚頭，因循報復幾時休。試看利鎖名纏客，樂境翻成自惹愁。

話說彭公的轎子才進東門，剛走了不遠，早有那些文武官員陸續趕來。彭公也不得不勉強敷衍，只得令左右接了手本，一面傳知各官回衙理事，却好此時彭興已回來覆命，說是本地鄧家花園房屋甚是寬廣，地方又且潔淨，不如大人就在那裡暫作行轅，却比別處高是百倍。彭公听说微微點首，當即吩咐甯陵縣連去轉知該園園主，准備一切，隨後本關自有酬謝。原來這鄧家花園却是本縣第一處名勝的地方，不但房屋高大，地方寬展，裡面的一

應陳設也。算的置的十分整齊。什麼亭臺樓閣。備沼池塘。式俱全。真有四時不謝之花。八節長春之草。那園主郭天壽。乃是甯陵縣一位殷實富商。家私巨萬。廣有田產。平日嬌妻美妾。呼奴使婢。享不盡的清福。所以特造這所花園。專為每年夏季。帶全妻妾。納涼之所。自然修造的格外精緻。却非尋常花園可比。今日被彭興打。听清楚。有這般好去處。豈不勝似那廟宇寺院。因此才起。回向彭公。掌知閑話。休提當時。彭公吩咐轎子起程。一班隨從人等。左右擁護。跟着轎差。又向前行。不多時。已到了郭家花園。彭公令人打起轎簾。抬頭一看。果見這所花園。造得狠好。旁邊彭興。彭旺。伏侍轎差下轎。早有本縣知縣迎接進內。彭公休息了一會。忙回甯陵縣。順便問了地方的情形。一面招呼彭興。傳出話去。轉知各文武官員。不必來轎。且等三日。後再行候示。定奪。這本縣知縣約。見彭公。大概也就告辭。回衙打點差宗。預備轎差查面。所有眾英雄。自然各派責任。隨時保護。到了天色一晚。少不得左右排宴。伺候。這都是地方官例行的差使。不消細說。待至次日一早。彭公起身。用了早點。因即帶全顧問。煥章等。先在園中步行。游逛了一番。然後回房休息。此時彭公因有一件心事。時刻掛懷。居心要替那冤鬼伸冤。只恨一時探不出冤枉名姓。自己無從下手。所以心裡只是悶悶不樂。眾英雄摸不着頭緒。也不敢向他多問。這天到了二更之際。左右的從人都已退盡。彭公正預備寬衣就寢。那知這個當兒。陡見燈光朝下一暗。就覺迎面起了一陣陰風。由門外走進一個輕年女子。緩緩行來。彭公倒唬了一跳。再凝神細看。却見那女子披頭散髮。遍身血跡模糊。形相十分難看。彭公心裡早已明白。曉得這女子。定是個冤鬼無疑。自己好生欣慰。並無絲毫懼怯之心。一面正色問道。爾這年輕婦女。怎麼深夜到此。不避嫌疑。是何道理。還不速速退去。更待何時。說至此。只見那女子又退了几步。又膝向下一跪。然後垂淚說道。夫人听稟。小婦人周氏。乃是本國園主郭天壽的原配妻室。不幸被人謀害。至今海底沉冤。無人伸雪。昨日因家土地指點。說是欲差大人。秦鏡高懸。刻由此經過。便是小婦人伸冤之期。小婦人因想陰陽隔絕。又兼大人的正氣逼人。紅光罩體。那敢近身。所以當時起一陣旋風。在前引路。可巧大人在此。打下行轎。正是小婦人千萬之幸。因此不避嫌疑。乘這深夜無人。斗胆前來。叩求大人恩准。替小婦人作主。伸雪這段冤情。來生自當結草啣環。以報大人天高地厚之恩。說罷。嗚咽不止。彭公听了這一席話。心裡方才清楚。不由的長嘆一聲。隨又接口問道。

爾且不必悲苦。究竟爾生前係被何人所害。可把這細情再說一番。那時本閨方好替你作主。周氏忙又跪上一步。一面帶哭回道。小婦人娘家離此甚遠。自從過門以來。刻今日已有五載。並不曾回家看望一次。只因平日夫妻感情甚好。所以小婦人也不思念家鄉。那知去年二月間。丈夫郭天壽又娶了個偏房。胡氏人樣兒倒生得狠好。小婦人因為沒有子息。心裡也覺歡喜。由他進門之後。起初倒沒甚話說。罵過數月之久。不料這胡氏時時竟把小婦人當作眼中刺。釘一般。小婦人的丈夫也就跟着他一路神氣。由此就改變了心腸。彼時小婦人明知是胡氏暗中唆擺。在丈夫面前進了讒言。無奈自己勢單力孤。得暫時隱忍。不去全他計較。直到八月間。小婦人氣憤不過。這天因悄悄立在他房外。偷听他們說些什麼。那知才立定腳步。就听房裡有男女笑語的聲音。細听時。並不是丈夫郭天壽。却另是一個男子。小婦人唬得魂飛天外。彼時又不敢開口。只得趕緊退回。不料就這一听。竟叫小婦人性命不保了。剛說到這裡。彭公又惊問道。這就奇怪了。那胡氏既私通外人。應該是他犯了過失。怎麼反是你性命不保。呢。難道他竟串全奸夫。謀害你不成。這話本閨甚是不解。你且把情由再慢慢說來。那周氏又哭道。原是啊。大人的明見。真就想得不錯了。當時小婦人听他房裡有笑語的聲音。因為丈夫名譽攸關。不好聲張。隨後立在僻靜地方。等那男子走出房來。也是小婦人親眼所見的。才曉得這男子並非別人。就是家裡使用的家丁王四。小婦人看得真。切心裡着實氣悶。無奈臨時敢怒而不敢言。只好飲泣吞聲。好容易等過了兩天。才向他婉婉的勸了几句。並未敢明說什麼。在小婦人的私意。總想顧全他的面子。以為他日後定能改過自新。不致令丈夫受氣。那知這胡氏非但不肯改過。居然存心不良。老羞成怒。竟能忍心害理。生了毒意。出來由此便在丈夫面前進了許多謊言。竟說小婦人私通家奴。已被他暗見過几次。偏偏丈夫不察一味的听他挑唆。就在去年十二月二十日。當夜二更時候。小婦人已睡熟。不想丈夫天壽。陡然全胡氏帶領惡奴王四。蜂擁般的闖進房間。不由分說。竟把小婦人捆綁起來。彭公听到這裡。忍不住大怒道。豈有此理。豈有此理。正是 忠魂自古人欽仰 賊計由來理不容 畢竟彭公怎樣判斷。且看下回分解。

詩曰 經營奔走苦支持 竭力勞心百計思 堪笑懦夫無智識 應教失足悔當時

話說彭公怒氣冲天連喊豈有此理豈有此理一面又問周氏究竟後來怎樣那周氏又稟道當時小婦人在睡夢中惊醒已被他們捆起那裡容得分辯可恨丈夫竟不管好歹先用牛筋皮鞭把小婦人週身上下打得皮開肉綻定要小婦人招出奸夫可憐小婦人已是一寸骨一寸傷一句也不能開口竟被胡氏搬撥丈夫立時又用麻繩勒死次日天明買了一口棺木草草盛殮埋在後園荒郊以外直到今年又恐小婦人作祟所以重行掘起遷埋在榆樹林前面就是大人昨日經過的地方緊靠河邊使小婦人受那風吹浪打之苦可憐小婦人冤沉海底屈指已有數月但小婦人細想一死並不足惜橫豎人生在世終久免不了這一步只是死後落不到清名反受這樣的恥辱致遭萬人唾罵此等不白之冤小婦人萬萬不能甘心現在胡氏居然全那惡奴王四兩下朝夕不離情投意合簡直是夫妻一般可惜丈夫昏聩糊塗這些事全不知道難得今日青天大人前來故此小婦人斗胆上告懇求大人伸雪這段冤情不然小婦人永無出頭之日了說畢又嗚嗚咽咽嚎哭不止此時彭公听那周氏一番話說寃不住的點頭歎惜心裡也覺替他傷心正想再朝下細問陡然又起一陣陰風只見那冤鬼周氏已轉身向外去了彭公似乎打了個寒噤自己才覺精神復原看那桌上的燈光已漸漸的明亮起來掌彭公定了一會神又把方才的情景細細一想曉得這周氏定有一段冤情自己也無心再去睡覺勉強打了個盹一會功夫已經天亮彭公就此起身隨喚從人打了面水盥洗已畢也不向旁人說知即吩咐左右把那管園的門丁喚來兩旁答應一聲不多一會那門丁已經喚到先向彭公打了個搶掙然後侍立一旁靜候傳話彭公便向那人看了一眼因即笑問道爾姓甚麼叫什麼名字在這裡管園有几年了那門丁回道小人姓錢單名一個福字只因排行第三人都喚小人錢三向蒙主人提拔在這裡管園前後已有四年了不知大人呼喚小的有何吩咐彭公微微點首道照此說來爾主人的家事應該要清清楚楚了園丁忙答道小人雖不算十分清楚但是大概情形總可以畧知一二究竟大人此刻要訪問何事呢彭公因乘勢問道本園有句話問你這裡的園主可是叫鄧天壽麼他有一妻一妾正妻可是周氏那後娶的妾可是胡氏麼竟外還有個得力的家丁名喚王四這些話究竟錯不錯呢門丁听彭公這樣問話並且併件事

清楚。寔在心裡不明。又猜不透。他是什麼意見。只得照實說道。是的是的。大人所說。委實一點不錯。彭公又說道。既是絲毫不錯。你可立刻去傳你主人前來。就說本閣有話問他。此時門丁弄得茫無頭緒。只好應了。於是字隨。即轉身出來。赶到主人的住宅。就將彭公道才吩咐的話。向鄧天壽說知。天壽听了這話。心裡雖有些懷疑。但自己尋思。縱覺平日自任安閑。向來在家享受清福。並無什麼犯法的事情。再則自己這所花園。今日借給他暫作行轅。也算很有情誼。況且有本地知縣先來通知。及處都收拾停當。當更無什麼觸犯欽差的道理。所以想來。想丟絲毫並不害怕。立時換了一身新衣。又把頂的那盞生的頂戴。戴戴好。搖搖擺擺。跟着那園丁。一齊來謁見彭公。少不得照例行禮。自有一番客套。此時彭公抬頭一看。只見那鄧天壽。年約四十以外。滿臉的濁氣。鄙鄙不堪。就知此人平日。定是心地糊塗。並不是奸滑之輩。無非叫做守財虜。富家翁罷了。彭公看了一眼。心裡不覺暗暗歎息。隨向鄧天壽問道。你就是這裡的園主麼。天壽躬身答道。正是。監生的敝廬。不知大人有何吩咐。彭公笑道。聞得你福氣倒很好。向有一妻一妾。寵幸專房。兼廣有田園。堪稱一縣的豪富。本閣也甚欽慕之至。只是香烟未續。承嗣之人。此事未免可惜。但不知你夫人周氏。現在可在家麼。起初天壽听彭公說這几句斯文話。求心裡倒很覺為難。恐怕自己一時回答不出。後來听他提及周氏。不由的又暗吃一惊。那知他正在划算。不想彭公又接口說道。因你妻子周氏。本閣全他素有親誼。此番出京。早想來探望他一番。後因公務耽延。方遲至今。今日你可喚他出來。本閣好乘此見他。一見這番話。不打緊。早把个鄧天壽說得目瞪口呆。呆不由的渾身抖戰起來。急的半晌不能開口。彭公瞧他臉上的氣色。心下早已明白。便故意催促道。鄧天壽。你倒底怎樣。本閣叫你去喚周氏。你可听見沒有。原來彭公的心意。因為夜間冤魂訴苦。曉得那周氏已死。深恐這鄧天壽心机刁頑。或是那胡氏奸惡。再想出什麼方法。另指旁人。假稱周氏。假來冒名頂替。那時依舊無從追究。周氏的冤情。終久不能伸雪。如何是好。所以陡然心生一計。故意向鄧天壽說出這番話。自己認作親戚。好叫他無處躲閃。這便真彭公精細之處也。可算特別心思了。話休絮煩。當下鄧天壽越見彭公催逼得緊。越急的。回答不出。好容易挨了半天才急出一句道。這這彭公此時却把臉皮陡然變轉過來。隨即厲聲喝道。什麼這個。你的妻子周氏。究竟可在家麼。本閣全你認親。難道玷辱你不成。鄧天壽見

彭公已經動怒更曉的魂不附體不由的兩腿一軟雙膝朝下一跪一面連連叩頭道大人听稟民人的妻子周氏不幸在去年已得病死了正是莫謂片言能折獄須知一語足興邦畢竟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六回 審細情彭公用智 迷真相森子惊心

詩曰窮通壽夭本由天 豈任人操生死權 縱使五行能預定 積功亦可福邊延

話說鄧天壽見彭公已經動怒更曉得魂不附體慌忙朝下一跪不住的連連叩頭道大人容稟並非民人故意不說是在民人的妻子在去年已不幸去世了彭公假意問道怎麼周氏死了麼你這話可真嗎天壽慌答這件甚麼事情民人焉敢撒謊況在大人台下稍有虛言那真是罪該萬死了彭公又問道既然如此究竟是什麼病死的呢爾可將病原細細說來再把那臨時的藥方拿來本閣驗看這几句话可憐鄧天壽又唬得目瞪口呆請教那周氏本是他們活活的害死那裡說得出病原更有什麼藥方驗看好容易又挨了半會只得順口回道是是急急病痧症臟脹病死的彭公見他這樣情形真是又好笑又好氣隨又喝了一聲一面冷笑道你怎麼信口胡言又是急病痧症又是臟脹病到底是甚病死的你可想好了再說天壽曉得說話太意忙說道委實是急病痧症死的並無半點虛誣彭公又佯笑道你也算枉過了幾十歲怎麼急病痧症有那現成的草頭方子也不化費多錢不過費點氣力就能治好你為什麼全不知道白送了一條性命真真奇歎天壽還當彭公說的好話也假意失惊道可惜可惜不知什麼方子可能治好民人識見淺薄委實不曾听过還求大人指點明白以便將來易救旁人也算大人的件功德彭公哈哈笑道這有何難臨時只須用牛筋皮鞭子多抽他几下止要病人能發一身透汗再送他到榆樹林前面吸收些空氣立時病就全好了這種方法你可曾學過麼此時彭公說出這番話來天壽听了好似半空中打了个霹靂一般不知怎麼是好因為這几句话道着他的心病自己一面打算暗想怪不得人說彭公斷案如神心如明鏡照此看來果然一些不錯但不知咱這件事情怎麼被他知道難不成竟是門子錢三來告發的麼一面想着心頭好似小鹿兒亂撞又像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開個不怪好容易又定了一會神才慢慢說道大人這話真是拿民人開心了世間上那有這樣的方子民人真真不曾學過彭公立時又把桌案一拍高聲喝

道。鄧天壽你休要裝模做樣。本閣對你實說了罷。你幹的那件好事。本閣已清清楚楚。快把當日情形。早早說出。本閣念你昧昧無知。還可開脫你一條生路。若有半字支吾。休怪本閣立刻陞堂。定要用大刑拷問了。鄧天壽到了此時。方曉得彭公起先都是說的假話。原來自己的心事。通全都被他曉得。此刻心裡一想。若是說出真情。頃刻就要去命。不如還是不說的為妙。想定主意。這才咬定牙關。死不開聲。彭公暗想。他這樣也不耐煩多問。隨令彭興出去。招呼几个衛兵進來。先把鄧天壽押下去。好好看管。自己因為一夜不曾睡覺。到底精神有些疲倦。因此又休息了一會。直到午後。彭公方才起身。却好顧煥章等几位英雄。一齊進來請安。彭公便將夜間周氏鬼魂來伸冤的話。又向眾人說了一遍。各人聽說齊聲道。照大人如此說來。這周氏倒算是賢德的女子了。可憐他既有這樣的冤情。難得大人到此。他又自己來首告。焉有不管之理。況且除暴安良。伸冤理枉。本是做官的分內之事。就請大人早早陞堂。快將人犯提到。嚴加審訊。是了。彭公點頭稱善。隨即吩咐外面伺候。要差彭興、彭旺連聲應諾。立刻傳出話來。叫他們各人預備。那些衛兵侍役錄事書吏。以及站堂的執事人等。聽說大人就要訊案。个个都忙亂起來。登時七手八腳。齊齊預備。就在花廳上設下一座公案。又把那些各式的刑杖。一齊都排列下來。專候欽差陞堂。原來彭公一生居官。最是愛惜百姓。凡遇那些貪官污吏。惡霸強徒。立時就要嚴法懲辦。總叫地方百姓家家樂業。戶戶安居。那時彭公才算得遂心願。因有這等緣故。所以一向領兵出征。都帶了那些各式刑杖。另派几个執刑的差役。並一應各項執事等人。到處跟隨。專為的臨時訊案。以便應用。話休煩絮。當時眾人已將公座設定。一會功夫。早見彭公公服陞堂。另有彭興、彭旺两个伴當。分立在左右。這時顧煥章等一眾英雄也立在兩旁听審。就便保護。欽差其餘外面圍門。另派衛兵守護。不許閑人入內。彭公先吩咐侍役帶那團主鄧天壽上來。下面答應一聲。不多時。早把鄧天壽那帶到。彭公此時却不是前番的光景了。但見他滿面怒容。一種威嚴的氣概。不由的令人一見心寒。可憐鄧天壽那裡還敢仰視。只得碰了几个响頭。連喊青天大人在上。小民是在不曾犯法。總求大人格外開恩。萬勿輕听浮言。或有人誣栽陷害。那就叫小民冤沉海底了。彭公也冷笑一聲。道。本閣正為的冤沉海底。所以不得不拿你來一問。你若真識時務的。快把那周氏臨死的一段情由。究竟是何人主使。怎樣謀害。一一從實招來。本閣或可從寬發落。不

來加罪于你。倘再一味支吾。那就休怪本閣無情了。鄧天壽跪在下。面听得彭公這樣追問。明知今日事情不妙。自己只得硬着頭皮。連說民人的妻子。委實是急病死的。並無別項情由。叫民人怎樣招法。彭公見他不肯定說。也不朝下再問。隨即當堂標了一根硃簽。就差衛兵。付長吳興帶領几个兵丁。速往鄧天壽家。把他的家小。連全家丁。王四一併帶案質訊。吳興一聲答應。立刻拿了簽子。帶着兵丁。几个人。飛也似的跑出門。直奔鄧天壽家中去了。正是
善惡到頭終有報 忠奸日久見分明 畢竟胡氏提到果肯招出寔情。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七回

洩仇恨陰魂托兆

定後計淫婦關心

詩曰

安居守分樂清貧

酌罷閑棋酒一巡

羨煞名流高士概

從來家國不關心

話分兩頭。再說那周氏的冤魂。當時向彭公訴過寔情。本想再哭說一番。要請彭公責成他丈夫。將來替他重行遷地改葬。免得受那風波之苦。還須鄧天壽再請高僧高道。超度他一場。自己方得超生。那知彭公此時。听了他這段寔情。陡然怒氣填胸。不由的那陽氣。向上一冲。週身都是紅光罩住。可憐周氏一魂。再也不敢近前。只得化陳陰風。冉冉而去。那時周氏出了花園。自己哭哭啼啼。心裡一想。咱此番雖得彭大人允許。那寔情一節。自然可以伸雪。只是我那父母。還當我真是急病身死。至今未能知情。如何是好。再則那淫婦惡奴。向來奸猾。不過僞被他們知道風聲。明日雙雙逃走。却叫彭大人向那裡擒捉。咱何不乘着今夜。先向父母去托一兆。細細向他們說知。然後再赶到家中。暗暗的防着男女兩人。不容他們逃脫。何等不妙。想那彭大人鉄面無私。大約此番這兩個毒心人。定要身首異處了。可憐這冤鬼打算了一會。這才借着陰風。一徑走出城來。原來周氏的母家離城却有八十餘里。他父親周煥。文本是个飽學秀才。平日為人十分謹慎。從不肯干預外事。母親吳氏也算賢德無比。只因他夫妻年過半百。並無子息。閑時又不大出門。所以外事全不知道。連他女兒被人謀害一段寔情。可教他們老夫妻也是毫不知情。竟被那鄧天壽胡氏兩人。輕輕的瞞過。說來宣不可救。煩言少叙。當時那周氏來到母家。乘着他父母睡夢中。就將自己被胡氏謀害的一段情由。代哭代說。細訴了一遍。等到煥文夫妻惊醒。可憐周氏的冤魂。又被陽氣冲散。一路啼哭出來。本來他這陰風來去。自然十分快速。不消片刻。又趕回甯陵縣城。彼時周氏一徑來到自己家中。所有本

坊土地家神門神都念他生前賢德死後悲苦所以任他出入毫不阻攔周氏一直進了內室却好那惡奴王四正在胡氏房間裡兩人笑語不止十分高興那鬼魂留神一聽就听那胡氏低低說道今日听说咱們的花園已被什麼欽差做了行轅這件事你可知道麼王四回道事雖不錯但其中細情咱却毫不清楚這是那殺才自己借給他的無非是巴結欽差罷了還有什麼多說胡氏又恨道這天親的真真該死好端端的一所花園為什麼要借給旁人使用煞是奇怪況且這位彭欽差咱常常听人傳說都道他性情古怪利害非九竟似當日的包龍圖一般這句話不知究竟確是不確偏偏這天殺的不知高低誰叫他把這花園借給他做什麼行轅現在別樣事倒不去管他咱只愁的那件事情倘是露出些風聲被這官兒知道却是怎好王四笑道你也太多心了難怪你耳听傳聞自然不大清楚說起這位彭欽差他的平日為人咱都已打听明白也不過空有一點虛名那裡有什麼實在任他再會私訪大約咱們這件事也未必訪得出來況周氏的娘家路又離得甚遠從前的事他是毫不知情還有誰來翻理這件舊案哩咱此刻倒不愁別樣只願那個殺才早早一死好讓咱們做個天長地久的大妻那真就道這自任快樂無窮了胡氏又說道不對不對我現在前思後想恐怕這件事有些不太妥當你想那彭欽差既有這樣的虛名光景他手裡也破的案子不少何況世間上多少奇案到後來那一件不破俗說牆有風壁有耳你當這件事真個神不知鬼不覺麼在我的意思索性一不做二不休不如就乘這几天那天殺的不曾防備咱們何不搭他些金銀細軟就此遠走高飛省得在這裡終久耽些憂愁却是何必你須仔細想想到底我這話錯是不錯呢此刻奸夫淫婦一問一答兩下正談得密切不防那周氏的冤魂伏在外面句句听得清楚氣得他肝腸寸斷切齒咬牙恨不能趕進房去就將兩人一手抹死方才稱意無奈他們的陽氣正旺自己又不敢近身周氏心裡一橫這兩個毒心人何等奸惡幸虧我此番已向彭大人訴過冤情大約明日定要拿他們去審問將來何愁沒有水落石出之時倘不是彭大人到來叫我到那裡去首告那時再被他們雙雙脫逃眼見得這場冤案真就永無伸雪之期了可恨周氏恨了一會又暗暗的哭了一場真是說不盡的悲苦自己只得耐着性子遠遠的伏着靜候他們的動靜但那淫婦胡氏雖是這般打算焉想那惡奴王四却另有一種心腸在他的意思總覺那天壽有這偌大的一份資財心裡

寔在不忍割捨。再則周氏既被他們害死。外面的人全不知道。現在已事隔多日。並未露一點風聲。大約斷斷再不會發作起來。況且胡氏又全他情投意合。恩愛非常。等將來鄧天壽一死。這份家財。自可穩穩的到手。毫無一些阻隔。因他存了這般思想。所以當夜。胡氏再三苦說了几回。這惡奴終久搖頭不應。反向他解出許多話來。胡氏無可如何。也只得罷休。這都是報應昭彰。天憫恢復。偏是惡奴不肯逃走。要等彭公派人來捉拿。也算他們好天淫婦的結果罷了。果然到了次日一早。彭公先看園丁。喚了鄧天壽前去。整整說了半日。可笑他們兩人全不知情。直到天色傍晚。彭公第二次又差吳興帶領衛兵前來。居然這胡氏依舊毫不聞心。只有惡奴王四。一見許多衛兵蜂擁進門。心裡就和勢頭不妙。正待起身由後門逃走。早被周氏的冤魂遠遠用手向他一指。王四只覺眼前發黑。陡然打了個寒噤。身子移動不開。這遠几个衛兵乘勢擁上。只听嘩啦一聲响。早替他們双双套上鐵練。一路擡着出門。直奔鄧家花園。頃刻間已解到堂口。正是禍福無門。惟自召。恢復天憫。不容情。畢竟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十八回

翻舊案究問前情

恃強權惡奴欺主

詩曰：何事忙忙苦競爭。須知歲月已添增。慕榮求利無終日。千載依然盡化塵。

話說胡氏到了堂口。先抬頭一看。只見彭公坐在上面。威嚴赫赫。好似閻羅天子一般。氣概寔在驚人。兩傍又有許多兵丁。差役。狼虎似的分立左右。更有那些各式刑杖。排立在二面。再看自己的丈夫。痴獸獸的跪在下面。一句也不開聲。這胡氏本是個萬惡的淫婦。平日好刁險毒。博激無比。什麼事也不害怕。此刻到了法堂之下。陡見了這樣情形。又不知丈夫犯了何罪。心裡總不免有些暗暗吃惊。在胡氏的意思。做夢也想不到周氏的陰魂前來告狀。伸冤。總以為丈夫是本園的主人。現在彭欽差向他借作行轅。大約大夫定要索多少租金。觸犯了欽差。現在要辦他忤逆官長的罪名。說來也沒甚大事。況且丈夫有財有勢。平日官不差民不擾。又不做什麼犯法的事情。料想不怕什麼欽差。不欽差。再則從前的事。只有自家夫妻全王四曉得。此外並無一人知道細情。就是周氏的娘家。離此好多遠路。絲毫也不清楚。也未必捕風捉影。就敢前來首告。即使彭大人有什麼風聲傳到耳裏。止要咱們咬定一個不招。光景也沒甚稀奇。任他再大的官。艱難道還能逼着咱們招供不成。可笑這淫婦心裡刻